雙峯先生存藁

序

人之言曰宋無文予謂宋非無文今無目耳夫文孰文于宋四六其最著者矣南渡以前如永叔子瞻之大筆意象冲融自然神逸詩家之初唐乎南渡後能手則周益公

李雨亭爲傑出觀其參用經史錯
綜時事排偶鎔爲流利對待儼若
天成極其才情似第汴京諸作者
而兄之然明眼人必歸正始于歐
蘇者以能盡而能不盡也我

祖雙峰先生生南渡初奮跡制科于

時哲匠林立而益公寔爲領袖觀集中所載呈技益公詞遂不甲益公才先生而先生官止郎官位不才配則先生之所秉可知詩從少陵得氣骨古體尤勝文勢取奇恨不多見總之能盡而能不盡者也

惟能盡所以頡頏南渡諸喆匠惟能不盡所以跐美歐蘇而祐啓我後人我後人涵泳祖德敢替箕裘旣藏家廟且公海內爲嗚宋代無文者解嘲也

明崇禎癸酉歲三月三日裔孫日

敬百拜識

雙峰先生存藁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五

卷六

五言古詩

七言古體

七言律詩

五言絕句

立夏後數日甚已而揀花風作極寒

榴花　聞蟬

午睡　睡起

立秋後十日

秋暑極熾而雨作涼氣倏然

捲簾　憶官舍芙蕖

夜坐　偶書

爲端夫病起解嘲

以詩追墨　蒲團

題三石屏

一作煙霧昏濛欲雨遠山在有無中

一月色當空山川平地皆如雪後

一月出雲間山川皆如瓊玉

和許宰寓武邑賡楊丞靖安八詠

花光寺送使者書壁

讀子厚乞巧文　讀東坡韓文公廟碑

挽黃助教四首

雙峯先生存藁卷之一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　裔孫　日敬元直　學孟肖輿　輯

雙峰堂記

予竊第歸厭舉子業平生纏繞肺腑欲以古書一澣之家近市囂耳聒心蕩一日窺後園古木環合桑柘蒙密平林高峰如埭如揖出沒隱見

去城市不步武而得幽人隱士之勝築堂三間尾以一軒堂之中有二山關以入閒牖迎之晴則髻綰鬟結蒼翠玲瓏不黛而綠不櫛而勻雨則飛雲浮霧冥濛其間舒卷濃淡變化無常霽耶雨耶無不娛目堂名雙峰志其實也軒不壁而窗環簃脩竹植名花竹簟紗厨藤床石枕夏日虛閣清風颯至不減羲皇上人名以北窗志其

宜也西首堂鑿兩池無活泉雨則溢名曰天澤池上有橋觀月尤宜新蟾弄影雲霄間摩挲烏藤牽挽繩床或坐或倚少焉月色如氷雪冷浸則恍若廣寒不覺人世也故以待月名之堂成終日倘佯坐則深文牘義名章後語相與爲莫逆起則煙霞吾朋徒林泉吾嘯傲花石吾娛戲蓋未始一日不居或過予曰淵明之松菊彼仕者

而思此時之不可任也自公之石樓彼功名粗了奉身早退爲身適者也子于二者無有奚玩于此曰不然退爲進基靜爲動主靜與退不錮乎心而一于動而進也則射利抵巇舐痔嘗糞亦恐不免何則誘乎外無以制乎内也若軒冕之念輕山林之意重則倘來富貴于我如浮雲而蒞官行已必不肯少負名教故能成天下之

大功名者每每于心在功名之外者得之予將植根本于斯也若夫出而爲雲乎爲雨乎爲鵬乎爲鷃乎則又聽造物者處之而已無適不可也客曰有是哉退而書之

訓後

惟予之在職存心處事必欲上通天意下合人情買田築室勤儉得之後世子孫優必聞于詩

禮勤必苦于耕讀教子擇婣愼終追遠毋蝢黔異姓以亂宗祧毋勇狠非爲自罹刑憲倘適是言則必爲人指笑曰舒通直郎子孫所爲如此可不愼哉

真隱詩集序

真隱集者靖安釋氏子權巽中詩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自黃山谷陳無巳以下纔二十五

人巽中與東溪可正平爲詩詩名相齊人目爲
瘦權病可徐師川畫虎行卒章云如今耆舊無
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正平詩筆高妙自可想
見巽中少時瀾翻百世長無意功名平生所著
皆發於詩題洪崖橋有怒翻銀漢浪冷下太古
雪跳波落丹井勢盡聲自歇之句讀者擊節奇
賞由是轟轟有能詩聲一時檀詩名如徐師川

蘇養直汪彥章王性之立之僧覺範正平傾意
與交有唱斯和金鳴玉醉師川跋其詩云異中
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予每見之未示名字
輙能辨大率如得李北海字字外出骨骨中藏
稜讀之者當置軸紬繹想見靜坐時也覺範云
[illegible]近雙林對床夜語聽其誦近詩十餘篇令人
骨清神爽與通夕不寐前輩不浪許予此數語洛

人間與此詩俱不朽何用後人厝詞苐向來芬

芳人口者流傳僅十數篇觀者恨未見其全刻

太白殘月閃閃窗几而全漢之光芒未露也臨

川許公宰靜安之明年政平俗寧棠陰訟簡婆

娑文字間得其詩全集諷詠不釋而大師給事

程公鴻儒碩望擁節甬服鎮以清靜令修庭戶

化行湖山暇日搜遺采古而眞其隱詩因得上于

大府意其閒豈無偶林髣髴閒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之句如叅寥道人得東坡先生賞音者朱絃古調一經品題則是集也播傳士夫閒將家有之此可爲異中今日賀而不敢不書其顛末如此其與異中生同縣與其宗人遊得出處其詩號乎安坐祖席雲水淡如獨酷愛詩每得意忘形作推敲之狀出門數十百步忘返不知

者意其狂于酒也此集遞相傳寫不無魚魯然

謹昔人白鷗没浩蕩采菊見南山之戒不敢以

意逆之姑俟博古能詩之君子

定明院造佛殿緣化榜 郎今黃龍寺

定明古寺山枕黃龍現寶王剎抹天青紅一落

刼火尾解氷融有善上人倚枝瘦節百本買杉

五丁鳩工一毫未立孤雲還峰我等衲子思始

圖終銘鏤遺音纘緝前功如船跨海無帆莫東
十字街頭舖說家風黃面老子寂寞爲宗立雪
齊腰豈屋姘幪黃金佈地旃檀成藂假莊嚴相
發人敬恭人生百年掣電飛鋒積金至斗用盡
竟空惟布施力還報無窮如水映月面面相逢
洪纖不爽如響答鍾頓諸檀那成我梵宮捐金
辦玉層層重重萬甍疊鱗兩梁架虹欂櫨栱枅

閒彩青形天龍料縱中嚴相容咄嗟而辦如燃指中成大緣事其報必豐如須彌山福祿屹崇此一瓣香十方溥同

印施金剛經疏

八萬四千偈都是法門三十二分經此為敘髓如夢如幻泡要識真詮求色求聲莫生妄見既諸佛為人宣說故某甲鏤版莊嚴遇此三元

施之百卷居士得聞權喜今朝有何舉揚且道云何于此經是究意第一義離他人我相衆生相壽者相了得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直見本源方名解脫若只是箇癡蠅鑽故紙如何識得金剛不壞身凡我見聞類皆聽受

賀太上皇天中節表

舜絃奏五方歌長養之風漢嶽呼三適際誕彌

之月慶膺萬宇慶洽兩宮恭惟　大德難名成功不有丁纏呈瑞仰符南極之占亥首紀年俯協絳人之數竊覬堯典可卜皇齡況茲付託之得人專以逍遙而養性壺中不老物外長生臣身繫熊湘心馳象闕未央奉巵之祝雖莫綴于朝班凌煙置酒之懽甚喜傳於盛事

賀壽皇傳位表

孝心日致思釋重負以養親宸斷天行故舉大
寶而與子緜洪有托定省無遺臣聞漢殿未央
自此莫聞于善繼唐宫興慶後來弗見於相傳
豈如自紹與而距淳熙以重華而兊德壽恭惟
英明獨蓮仁孝兼全措六合安若覆盂視萬乘
真猶脫屣而況上奉長年之聖母下覩好學之
神孫聚四世于一堂聽三呼於九陛邦家甚盛

編簡未聞臣遠竊守符莫陪班綴王季為文武

王為子深知文后之無憂帝堯作典大禹作謨

敢請虞書之兼載

賀壽成皇后牋

道訪全山授以震男之位禮隆嬀汭稱乎坤母

之尊慶藹內庭權騰外宇恭惟 資全慈儉性

體靜專浣服示先蚕著嬪京之與冪裳而去助

成與子之謀母儀后德之俱全古往今來而孚
有臣濫叨分守遂阻趨班太姜太姒而太任知
儷配三宮之德若堯若舜而若禹豈惟觀一道
之傳

賀登極表

皇圖有托慈極親傳增一典之光華成兩朝之
揖遜古今罕見夷夏交懽恭惟　天開濬哲之

資日就緝熙之學青宮主器僉翕然民望之歸黄
屋受圖久矣聖模之定月取三陽之泰明瞻兩
作之離矧父作子述之同時自祖武孫謀之疊
見若堯舜禹相傳于古則脗合而不殊如曆元
肅親授于唐殆同名而實異道兊三聖法守一
家重脩侍膳之前規再論執中之數語臣濫叨
分守尚阻趨班頃慙四皓之從遊敢言羽就今

覩六龍之時御但切雲從

賀皇帝立后表

有夏承虞巳光臨于大寶塗山翼禹宜首正于中宮既婦道之俱全又慈皇之親命家齊國治神福民安恭惟　德冠百王統傳千歲念人心道心之論雖相授以執中然周南召南之風尤有資于治內爰闢塗椒之貴俾符椒李之祥奉

茸吉于三宮正乾坤之兩位臣獲覩盛事聞造

清班文王至內門而日三想已同于問寢太姒

嗣徽音而斯百更請祝于多男

賀皇后箋

舜典禹謨有光三聖關雎麟趾正始二南恭惟

性體慈仁躬行清靜乾出庶物坤土應以無疆

日宗衆陽月遡明而並照賛五日一朝之禮爲

萬年千載之懽臣將漕有行趨班無自家齊國
治已新王化之基地泰天明益助吾君之孝

賀壽皇表

聖人之大寶曰位既已光傳天下之本在家尤
宜正始爰示嗣皇之訓俾明中閫之儀龜筮協
從神人懽喜恭惟　不以位爲樂思與天爲徒
盡道事親貽謀翼子謂扶桑升日光臨諸夏之

初而假李盤根宜正長秋之號想婦道更脩于
孝道而褕衣翚翟于斑衣臣濫領使蕃獲睹邦
禮禹謨舜典豈惟觀一道之同麟趾關雎碩宣
布三宮之化

賀生皇孫表

天曉炎圖早聞與子祥開朱印新兒抱孫懽動
華夷福綿宗社竊以漢室畫堂之慶宣帝喜而

自名唐家內樂之留元宗爲之臨渠然未有甘旨奉兩宮之日誕彌成五世之權惟我熙朝謁然盛事恭惟　以仁保國以孝事親西被東漸德汪洋于禹甸山輝海潤人歌詠于啓賢肆時賢王茂毓冢嗣蕃衍盛大冑益繼于神明安富尊榮國自同於箕翼臣身覩周熙心戀漢庭嵩嶽三呼莫與奉觴之列本支百世第知過曆之

期

賀壽皇生皇孫表

睠自天心佑無疆之大曆瑞呈王邸生有道之

曾孫慶藹宮闈懽均海宇恭惟 垂衣治久脫

屣功高在位三十年無非積累爲春八千歲坐

看雲礽漢家隆準之孫虞舜重瞳之胄宜書堂

之交賀致太史之豐書臣 假漢節以遄馳與周

邦而咸喜三聖相授幸覩揖遜之傳五世其昌更覩延洪之慶

賀皇后生皇孫牋

曉埊震宮徧藹欝葱之氣香飄内殿忻聞誕育之祥國祚無疆天顔有喜恭惟　坤承乾而作配月並日而爲明方聽綵服之嬉更喜綠車之慶曉問安而晝視膳豯助孝于兩宮上承祖而

下抱孫遂全懽于五世慈仁昭假嗣續蕃昌臣
跡阻三湘神馳九陛望雲切矣莫捧漢庭於萬
之觴苑日視之惟想唐帝見三之喜

功德疏

梅露小春誕彌厥月葵傾諸夏請祝聖人更思
徽福于神明蓋欲盡忠于臣子恭頌大德必壽
無疆惟休八千歲春八千歲秋長留日月五百

要荒五百里甸盡復山河

高宗梓宮發引皇帝慰表

八音遏密咸表堯喪萬壑爭流姑從禹墓龍輴即路龜日就陵竊惟太行太上皇帝功光祖宗德參天地非心黃屋共知脫屣之高乘彼白雲忽報攀髯之斷陛下欲極三年之制難踰七月之期日送稽山恐見登僊之仗心摧前殿空餘

上壽之厄悲慕轉深涕泪俱下願少寬於聖抱

用大慰于群情

謝賜曆日表

曆數在躬亦久聞於禹命歲月無易行方謹于

夏時恭拜成書敢云故事恭惟　誠參化育幽

贊神明雖自得裁成輔相之宜然必謹析因夷

隩之令臣識清臺之寄課感丹扆之授時敬戶

初開豈但勉三農之務雁峰田去亦無令二社之差

又

道運陰陽㓨雖歸於丹扆農知蚤晚課必待于清臺恭拜成書仰荷大德恭惟　曆稽堯命政法舜齊水火木金之脩功歌六府日月星辰之次紀錫九疇爰正夏時遂頒禹甸臣敢不甫先

將被肅勵司存正月始和已戒布刑之象孟秋既至更令斷獄之平

謝到任表

索粟長安愧乏絲毫之補分符蒸水謬膺綸綍之榮初見吏民具宣詔令告以朝廷所遣吏之意是皆聖主不忘遠之心莫不懽忻至於鼓舞臣性天廞薄材地荒疎徒遠紹于箕裘遂叨塵

于簪組半生州縣微善寂取之可書一二載京都俾榷酤而奚益敢云假寵試以專城弟守嶺𠂆既接雁行之近親霑祿養又安烏哺之情在臣之私于計良便惟郡號重湖繁劇之所而路當二廣往來之衝旁列兩臺政拙易于呈露籍惟五邑財之窘君子枝梧刓多谿洞之錯居元欲羈縻于有道于焉分土惕若臨淵茲蓋伏遇執舜之

申敷堯之命每貴西京之治璽必書貞觀之屏風知臣久在塵埃備識里閭之情僞念臣服勤畎畝必知稼穡之艱難特借寵光俾塵任使敢不勉思一得圖報萬分疏導恩波接湘流而無際布宣聖德與衡嶽以俱高但使民之安居實爲臣之報國

雙峯先生存藁卷之二

宋進士舒邦佐平叔著　裔孫　日敬元直　學孟肖輿　輯

賀周樞使遷右相啓

恭審升從樞府晉秉台衡雖聖主詳于用賢非苟片言之合然天下望其爲相已根十年之遲想見舜湯選衆之初如聽文富宣麻之日君子

更相而稱慶國人鼓舞以交懽其官道粹聖賢
文追盤誥其外如春風和氣潤萬物而無聲其
中如泰華嵩高更千變而不動蚤聞簡注直上
淸蓺柰何正邪氷炭之殊遂起漁釣江湖之興
身退歸而名愈白民思切而上趣還消重入于
脩門宜即登于潭府燒椽燭而書天詔尚借箸
于一蘇本兵柄而破賊心又托威于一范衆傒

維嚴之久矣公如止水之澹然果出前旒亟登
上衮勃處右而作相用振家聲且居左而爲師
行光世績本以平生涵養之地播爲元宰造化
之鈞治體重輕人才純駁運之掌上探若囊中
自此內脩而外攘可以朝行而暮效刻一代詞
章之主皆謂文忠之後身而三台品位之崇又
過盧陵之前美豈特天開于我宋是將地重於

江西某側聽傳郵喜至折展聞正人之爰立知公道之盛行亟貢鱗封先述四方之公論屢成羨賀後輸一巳之私誠

賀留相進呈聖政會要加少保啓

虞書登御鋪張萬世之休漢相疇庸陞進 公之秩先生宰路喜動朝紳某官開濟兩朝經綸四海胸中藻火斷天下之大疑肘後芝參養民

閒之和氣自毗初政即見老謀以調今日欲如曩日之安當賛後聖恪遵前聖之治爰彙重華之庶政勒成有宋之一經鴻筆摛詞進瑤編而稱善衮衣陪蹕儲寶殿以多儀矧以彌縫輔賛之勞復此潤色發揮之美昭登亞保庸荅豐功一話一言頓永持于國論三公三少看序進于官聯某忻聽告庭阻陪賀廈寓琬琰而爲訓豈

惟觀一典之華喜股肱而作歌又將見三謨之續

賀陳尚書除同知啓

誕敷顯冊進貳洪樞聽履而上星辰繞闕暖席運籌而勝帷幄又見告庭自非以大忠而結前旒安能不數月而登宥府華夷震悚廟社尊安恭官道傳洙泗之淵源文追盤誥之灝噩胸中

藻火判議論之大疑肘後參芝之養國家之壽脉
早紬書千東觀旋演綍于西垣藉令安步而徐
行久合爲霖而作楫十年江海一節氷霜壽皇
形宣室之思嗣聖得商山之皓自從羽翼起會
風雲從列茸臬正三銓之繩尺班陛宗伯典五
禮之範防史闈髙筆削之公經幄麈論思之益
人瞻維石帝付本兵平輔漢而出六計之奇家

聲雖在益贊禹而格兩階之舞德勝爲先有言可以典邦上策莫如自治倘國如一身之有元氣所養既堅則虜如孤星之對太陽其何能久然後以六經之心地爲四海之春風冠帶蠻戎塤篪宇宙歷盡汾陽之考公亦何心畫徧雲臺之勳熙國自有典繫衆素望非愚敢諛其舊出化爐今依鈞秉聽速鄄之傳命喜折屐而不知鴻

毛過順風豈但慶明良之會燕雀賀大厦又將
假棲息之安
賀戶部丘侍郎落權啓
顯膺天奬正貳地官總司會之權氷銜雖舊拜
命宜之命風采維新除目一傳懽聲四起竊惟
禁路莫重民曹雖東南號財賦之淵豈可斂箕
而過取而國家給官兵之費又非畫餅之可充

多爲道御權御之高譚未聞民足君足之實利
有能遊遊于靑黎之際茲謂傑出于流輩之中
擢之爲眞用以示勸某官材兼數器學綜九流
日先玉潔之文橫流筆下地負海涵之學飽貯
胸中蚤鳴履于周行旋分符于外服乘軺聽覽
吏膽落于威名袖手經綸衆口爲之浩嘆果膺
召節亟拜上卿仍題史筆之公遂總版圖之賦

謂錢當流地豈可使帑藏之虛然財非用天又必持根本之論閱時能幾奏效甚優爰撤假齊王之名庸表真漢相之出少待筆橐郎正鈞衡某得于傳郵喜至祈展目凝天上莫慫吏于燕賀之行書繫湘中姑傾倒于回鴈之足筆舌一一襟懷百千

賀工部袁侍郎啓

曉禁出綸冬官貳職舜曰俾予從欲既不犯于
晝衣垂哉命爾共工冝光持于紫橐自擢朝紳
之望愈增禁路之高某官天宇清明神鋒峻拔
名魁四海與星斗爭煥其文氣蓋諸公壓嵩高岱
不更所守蚤橫經于學省旋提筆于著庭良史
殺青望郎圖錦一麾而為太守再見而拜上卿
多所平反不畏強禦誰歟怙勢欲私縱大理之

囦公也發奸乃反落御史之膳上日獻納論思之地俾此剛明正直之臣請讀車攻八章皆因佫器而復古毋詡考工一記止言𠕋物以示人頓新𥟖部之規模兼冠賢關之軌範逾高卿月巳逼台星某喜聽傳郵情因躍治想夔龍會集扆翠輦以方新而爵雀何知第朱門之來賀

賀中書鄭舍人啓

擢于右史職乃西垣綸閣坐對于紫薇官雖不
缺蟾窟首攀于丹桂人則罕逢何幸鳳閣之新
除忽得龍頭之高選才與位而相稱今視古以
增榮某官晁董聲名歐蘇詞翰斗魁多士謂横
翔擢出而乃宜砥柱吾心何難進易退之甚武
方讀四庫之未見忽乘六轡以周詢詩酒忘勞
湖山供咲衆恐環轍之將老公如古井之不波

切悟前旒亟須召節坐錦窠而應郎宿夾香案而侍玉皇更惜是是非非之書來演灝灝噩噩之訓在昔泰陵之初政嘗覩東坡之召還亦如是而三遷不少差于一職擬人至此盛事曄然敢作舍人何憚詔書之旁午覃爲宰相始知經術之該深大振家聲增光朝路某遂郵以告賀愧無從大冊高文行觀脩五鳳之手宣心寫意

敢先陳雙鯉之書

賀李給事啓

青瑣虛員再宸有詔擢西掖發揮之玅正東臺封駁之司仰惟偲李之騰芳粵在有唐而爲盛舍人如嶠大號令多主爲之給事若藩批制勑所不便者洎來我宋益茂孫枝觀今日選除之新備當家先後之美可無素尺往候黃扉其官

雲錦織裳玉匙啓鑰深天地以潛之學引星辰
而上之文少年唾取于兩科一日名宣于四海
自表儀于朝著以翰墨爲官常東觀讀未見之
書石室紬不刊之史坐黃昏而紫薇作伴巳影
綸省之纓當半夜而金蓮照歸兼直玉堂之印
人一得之而皆稱佛世公兼有此則可謂冰銜
更膺晝接之榮亟正夕郎之拜郡詞頭巳高前

日還詔書何憚今時論事少假於回天若早必
資於作雨其登龍跡阻賀燕情深顧公儒者之
詩雖未賡於山谷李門喜色之句先請詠于少
陵

賀薛補闕啓

帝命甚新諫員復舊惟山甫能補衮之闕親擢
何先蓋廣德論乘船之危家聲素直既[illegible][illegible]朝

之舍巳又喜上坡之有人竊以九天從諫如從
繩群公憂國如憂巳凡有忠嘉而必告尚虞遺
闕之不無況前代嘗以此名官曁本朝始從而
更制今欲裨于丹扆當盡復于青氈仍稽建白
之章首選公清之士衆多睥睨公獨掀騰某官
儒望除名光芒星斗清規勁節照映氷霜早迪
簡於王庭遂編摩于樞府今日不云無過而稱

補過君子豈肯當言而不盡言箴必鋪于六條
線深藏于五色彌縫政治綴緝綱維列于唐世
而觀之亦以薛登而處此彼小而論七子之弊
猶且傳今此大焉格君心之非自能越古行且
媲七人之列豈徒增一姓之光某除目初傳情
衷尤激歸鴻可繫敢畧陳賀廈之書聽鱗非難
行聽上積之疏

賀黃察院

疏恩北闕分察南司横璧水之經範模有素執霜臺之簡綱紀方新太平所基善類有恃某官學該而識正氣勁而貌和條屯田之便宜營平智畧撮長編之機要溫國規模觀其披肝膽之忠可以任耳目之寄果膺眷簡親畀抨彈然士在平時恨弗司於擊搏及身居此地常自作于

遲回竊知孤高動多雋偉頗以君子小人爲上
而區別然後侍從近臣以次而階升某欣聽顯
除適叨收召抗章正丐免恐未達于門闌引筆輸
誠敢先馳于竿牘

賀林察院

天庭出命言路得人肅我清朝方切新天子之
兪卟于衆論獨膺眞御史之除此事久無有識

相慶竊謂朝廷紀綱之選莫如侍從薦舉之公然以一人譽而用之尚幾偏信若諸大夫皆曰賢矣乃謂僉諧是宜六察之峻遷首用三賢之合薦某官孤忠照世正學師心歲寒而栢不凋一生自信風疾而草逾勁衆目皆知雖清議之翕隨亦丹衷之素賞爰從宮教擢自臺評正當風霜擊搏之時況值天日清明之始必如鶚而

逐雀肯舍豺而問貍先區別於薰蕕徐昭登于
槐棘某欻聞新制殊激懦衷鳳凰鳴朝陽想見
衆鳥之喜燕雀賀大廈敬脩饋鯉之儀

賀新除張侍御

演綸西掖專席南床秉筆立螭方夾玉皇之香
案峩冠戴豸欻升御史之霜臺太平有基善類
所恃載觀臺長多用序遷六察院之分必謂抨

彈之譽三獨坐之貴始專雄劇之司未有擢自右坳徑躋橫秘伏讀除目仰測皇心蓋將借路于風霜儲作異時之霖雨譬如虎在山而藿不採然後石維巖而民具瞻此上所期亦衆素望其官孤忠身許正學家傳胸次九流凛凛濟時之略筆端萬象煌煌貫道之文早際重華之知已處司宗之貳經綸未展恬退自如暨遇重明

亟須一札長江萬里暫持將漕之權列職九卿即應太常之選榮交紫宸之待遽先白簡之持惟其懷鐵石之心可以柱山嶽之峙方聖主大有爲之日亦賢者不可失之機頓以君子小人爲上言之然後西樞東府歷階升矣某逖聞親擢倍激懽悰一馬乘驄共喜正人之用雙魚緘素少伸下執之恭

賀周相判潭州啓

華壁秘殿出判价藩廊廟老臣盍復青氊之舊詩書元帥尚迂赤舄之臨以救寧夷夏之餘爲綏靖湖山之細垂紳不動莫稅俱安嘗攷周公夾輔成后破斧之征四國何不亟動于風雷東山之役三年乃始迎歸于袞繡仰窺天意有警王心蓋再合之難則其信益堅而歷時之久則

其事愈白偉哉今日繼此家聲其官百辟儀刑兩朝柱石文章如歐陽子皆謂廬陵之後身德行如司馬公自是洛中之前輩重華擢爲上宰嗣皇畀以貳公如舜選皐如益賛禹天下春風和氣之薰協朝廷泰山喬嶽之尊安忌者謗以非衣浩然歸於綠野四海惟愁其老去九天極[illegible]遂煩十乘之啓行雖歷三辭而弗許

乃知分閫是亦假途昔者文潞公之再相則由許以朝富鄭公之重登則自汝而入恐未開于潭府已亟駕于追鋒矧詩什之所傳與歲華而宛似某職供奔走化近陶鈞東閣初開雖莫與瞻于巖石南枝已露行須桀楫于梅羹

賀王相除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啓

力辭上宰出判輔藩前相位十數公未有此得

君之久去王畿五伯里何忽膺分陝之除得非了天下于咲譚便欲輕人間之富貴雖以明天子欲留不可加之大學士式寵其行郡民甚懽國計似左某官端抱致君堯舜之學不數中興丙魏之功置諸左右者幾年徧持文武之二柄惟其輔賛之藏用了無形跡之可窺是以聲色之不勞端坐廟堂而自定何拂衣去三公之位

乃建蠡縣當八面之衝雖云自葉流根并京蒙福

豈若昴首低尾爲王畱行所忻太末之區甚邇

東陽之壤枌榆在望何殊晝錦之榮鱸蓴難畱

皆蚙青氈之復其素依釣播騾聽郵傳浩嘆再

三可恨無人安長者之側誦詩數四惟祝有衮

迎我公之歸

賀張侍郎加殿撰知紹興府啓

陞華書殿出鎮輔藩朝登巨賢已在簪筆持橐之列國有大政遂總方伯連帥之權十乘光臨百爲具舉其官材周世用識洞幾先貫日孤忠傳紫巖之衣鉢潛天玅學得南軒之根源雖公相故是家傳然富貴皆吾自取周詢浙部何忝理輪之綱尹正神京不作畫眉之敝扁舟忽去一節召歸還天禁之從班掌地官之大計惟稽

山之萬壑似漢家之五陵方嘆此群工血指之荒遂屈于族庖更刀之後既別盤根之利益知遊刃之餘諒卽衮歸豈止邅復展大丈夫平生之志了先丞相未爲之勳某通家曾托于膺門攬轡又依於孔里傳聞異數倍激懽悰剪紙陳情聊達凝香之寢濡毫候賀佇聆入覲之圭

賀京侍郎加待制知成都啓

榮陛次對盡獲四川方喜皇華之北旋又擁碧油而西去雖一歲再爲萬里之行役寧無叱馭之勞然二事斷非衆人之所能正是掀天之舉旁觀踴躍敢綴贊揚其官蓋世隆名經邦大手平生爲國難盡形容近事出疆尤誇俊偉子所謂禮曰伐可汙彼雖言語不通而嗜欲不同知我父子有親而君臣有義竟徹胡樂肅奉詔一[illegible]

富公歲幣之增尚懷不滿蘇武節毛之落幾得
空名未有引大義而屈虜酋是宜壓法從而厲
臣節何尚捫參歷井不即旋乾轉坤聽言西顧
六十州遼去南面八千里殿邦必得眞宰相此
地乃如小朝廷所以文潞公歸而端拜西樞趙
清獻還而竟參大政謀帥便為樽輔觀往可以
知來浣花碧鷄莫作遨頭而驚俗眼松州雪嶺

端要籌邊而繼古人當機則指貔虎而復長安
無事則以琴鶴而保全蜀盡令蠶叢見州之衆
如近龍顏日表之光底定一　隅歸襄九陛某叨
依恭梓喜近傳郵想大艦過洞庭青草之間難
陪燕賀然清夢隨瞿唐灩澦之上何異登龍